

故宫藏日本刀具与琉球贡刀考

毛 宪 民

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代兵器刀剑中，有10余把制作精纯、刀刃锋利的日本刀，经笔者考证这些刀多为明清时的琉球王国所进贡之物。所谓琉球（即今日本冲绳县）位于中国东部，散在西太平洋之上，由36个岛屿组成，故又称“中山三十六岛”。

据清代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档案记载，日本刀使用材料的精巧极致和精湛的工艺水平，的确深受清代帝王的青睐。雍正朝时，造办处为打造刀头，采用了“福建大头钢”和“芜湖钢”，并奉怡亲王谕“可照日本刀样做”，然后再安装“做配桦木蒙古式鞘”^①。为什么雍正帝对日本刀情有独钟呢？据雍正三年（1725年）谕旨：“军器为用最要。闻得兵丁等佩刀，俱系粗铁并无锋刃，尚可谓之军器乎？且东华门、西华门外闻有赁刀之处，步军统领衙门应将此查明禁止……官兵有佩粗铁刀者，应令立限更换，违者治罪，其兵丁赁用佩刀，尤属不合，应交与步军统领严查禁止。”^②东华门与西华门是紫禁城的东、西城门，官兵居然要到外面去租赁佩刀，可见当时守皇城官兵佩刀之不堪。这必然引起雍正帝对刀具的重视，优质钢材不惜要从南方等地运进；所制作的刀要求以日本刀具为制作蓝本，即刀锋刃锐，官兵配备军器要得体。

那么，日本刀又是如何进入清宫的呢？为什么清代帝王会对日本刀如此青睐？为什么说故宫珍藏的是琉球贡刀呢？

一 日本刀制作与输出中国贸易历史概况

关于日本刀剑之源流，日人清水橘村于昭和七年（1932年）著《刀剑大全》一书指出：“我国古代衣食住乃至工艺美术、百工之技术皆由中国传来，刀剑既非本邦特有之器物，则其初之锻刀皆为舶来品，乃任何人不能争论者。”清水橘村坦然承认日本古刀剑来自高丽与中国，而高丽古文化本自中国，是不啻谓来自中国也^③。从公元2世纪始，直到7世纪后半叶，从外国来到日本而又长期居留日本的手艺人都称为“归化人”，他们多数来自朝鲜半岛，也有居住在“乐浪郡”的中国人。“归化人”中有大量的名刀工匠，他们为日本带去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精良的制作工艺^④。

日本刀在上古时代为直刀，最早仿自中国西汉中期环头直刀。中国的刀剑制作水平，对日本刀剑早期的发展影响至深。至唐朝时，日本以“唐样大刀”为基本蓝图，自创改进冶炼方法，淬火技术和造型变化均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日本刀剑的制造技术，经过冶铁、制刃、淬火、磨砺等诸多过程，其原料来自其自炼钢铁，炼铁方法称为“蹈鞴吹”。最古之蹈鞴法较为简单，原始炉灶仅为单体，炼制一炉钢铁须经7天7夜之久。制刃将条形钢料加热至赤灼而进行锤锻，少则7至8次，多则30次，每一次均要锤打数十百次。锻的种类有甲伏锻、卷锻、本三枚锻和四方诘锻等；折迭打延方法，有枉目锻、十字锻、短册锻、折子木锻、木叶锻等，通过钢料与熟铁经适当组合作为刀体，从而使钢之硬脆和熟铁柔软，相辅相成，互为弥补，制成理想刀体，既不易折，又不易弯。淬火是将刀剑预热，在加温前必须用被称为烧刃土之土料涂敷刀剑本体，通

过隔热,以免起硬化。由于刀体上之敷土层有厚薄,故加温后,刀刃与刀身之结合部会出现种种刀纹。不同流派之制造刀剑者,会淬火成不同之刀纹,锻冶工艺高下,即可通过刀纹而反映出刀剑之优良。日本刀刃花纹种类有直刀纹、波弯刀纹、大湾刀纹、互目刀纹、三本杉刀纹、皆烧刀纹、大乱刀纹、小乱刀纹、丁子刀纹、重花丁子刀纹、蛙子丁子刀纹、大丁子刀纹等;日本刀名刀花纹流派如吉光、国纲、国吉、久国、宗近、贞宗、广光、信国、了戒、国俊等,他们均是著名匠师,随着名刀花纹的突现,刀剑上还篆刻有铭文。刀剑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即是磨砺,刀剑经淬火后,由锻冶工根据需要以砺石开出厚薄刀锋,再由专门研磨师磨砺,以求磨出规则与几何形式样。同样,日本刀刃尖形式也是十分考究的,有丸形帽(大丸、小丸)、焰形帽、深归帽、大帽、地藏、箕腹、菖蒲造、鹤首造、普通镐造等;刀尖锋种类有大锋、中锋、小锋和猪首锋等。磨砺完成后,其刀柄鞘之装饰则由专门的鞘师来完成。

至日本镰仓时代(12世纪),其刀剑制作已超越了中国的制作工艺,产生了历代刀工名家,其各家之锻造方法讲究,备受社会尊重。这些日本刀采用高贵的材料及精湛的技术制成,专供贵族、高官等上层阶级以及武士侠客、刀客佩带,逐渐开创了日本独特的刀装具文化。日本刀虽深受中国文化之影响,然其制刀之形式与铸炼淬砺之法迥然不同,深具个性,其技术实有后来居上之势。但无论刀具如何地发展,有一点不容忽视,其刀剑的制作之始,从政治制度、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方面,无不深受中国中原文化的影响。

古时日本人对其刀剑有着十分特殊的心理,蕴含有家规、情感、宗教、道德等等观念。据清水橘村《刀剑大全》记载日本有26家派,而古兵器之徽铭有32个。根据周纬《亚洲古兵器图说》之统计,日本刀之形制种类繁多,大致可分如下类别:玉缠横刀、节刀、仪刀、蒔绘太刀、野太刀、大太刀、兵库锁太刀、丸鞘太刀、细太刀、佩太刀、黑作太刀、长伏轮太刀、锦包太刀、小太刀、革卷太刀、中平太刀、打刀、守刀、银剑、葬礼刀、木刀等^⑤。

在日本众多刀具中,太刀不仅在刀具种类中繁多,而且工艺精良,百炼精纯,被称为刀剑铸造中的顶峰之作,是日本刀中之上品。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有多把日本制作的太刀,其中有一把红地洒金漆腰刀,日本称之为“梨地菊桐纹蒔绘系卷太刀”,长101厘米,刀身钢质,雪刃锋利,微曲。刀柄木质,缠紫色丝带,目贯嵌金菊桐纹。刀鞘梨木质,通体红地洒金漆,上饰描金黄色菊桐团花,鞘头尾饰件及箍金属为之;鞘中部缠彩色丝带,头部饰件和箍之间,用绿色饰金漆丝带相连以适佩挂。太刀是日本武士的象征,微弯的刀刃,经过抛光的刀面光亮如雪,以高碳钢为材料的刀刃,硬度高但韧性小而脆。冶炼时淬炼30次以上,最后一次以粘土包裹后经火,为的是减缓刀的冷却速度,以便使锋刃更为坚硬,刀背更具弹性、韧性^⑥。特别是刀鞘洒描金漆更具特色,从平安朝(781—1185年)中叶以来就进献宋朝,是足以向中国夸耀的一种日本美术工艺品。所以明朝为了学习此项技术,曾在宣德年间特地派人到日本,有个名叫杨坝的学习此法,据说还有独到之处。贡献方物中的大刀鞘,以梨木为地,上以描金镌徽章,菊桐花样,颇为优美^⑦。

在中日贸易中,由宋商输入中国的日本刀深受宋人珍视,其冶炼之精炼,无与伦比。因此,宋代文学家欧阳修作《日本刀歌》中赞誉有加,其诗云:“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闲杂辘与铜。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褫妖凶。”^⑧降及明季,宋应星著《天工开物》云:“倭国刀背阔不及二分许,架于手指上,不复欹倒。不知用何法锤,中国未得其传。”^⑨张燮《东西洋考》云:“倭刀甚利,中国人多鬻之,其精者能卷之使圆,盖百炼而绕指也。”^⑩对于日本刀的锋利刃锐,戚继光在《练

兵实纪》中不无喟叹：“虏专用刀，我兵也用刀。手力不殊，刀之长短相似，而又顽钝不敌。”^①他承认是腰刀造法有问题，“铁要多炼，刃要纯钢，自背起用平铲平削，至刃平磨，无肩乃利，妙尤在尖。近时匠役将刃打厚，不肯用工平磨，止用侧铤将刃横出其芒，两下有肩，砍如不深，刃芒一秃，即为顽铁也”。戚继光疑惑不解，非常恼火的是“以刃与虏角，属势均之器，殆不可胜虏也”。^②这是由于日本刀的锤锻技术未传入中国，而人们又特别喜爱其刀剑的刃锐锋尖，所以只好以通商形式采购日本刀剑，而日本方面每次派遣贸易船也都输出大量的刀剑。

明建文四年（1402年）明惠帝派遣禅僧送给日本幕府足利义满国书曰：“兹尔日本国王源道义（义满），心存王室，怀爱君之臣，逾越波涛，遣使来朝，归逋流人，贡宝刀、骏马、甲冑、纸砚，副以良金，朕甚以嘉焉。”^③足利将军用日本国王的名义进献给明帝的方物有11种，其中马20匹、洒金鞘大刀2把、硫磺1万斤、枪100把、黑漆鞘柄大刀100把、长刀100把、铠1领等等。从明永乐二年（1404年）始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止，其间日本派遣勘合贸易船共10余次，实际上，当时日本对明贸易是用国王附搭品的名义来进行的。如第三次硫磺397500斤、铜154500斤、大刀9500把、长刀417把、枪51把等。在《下行银价账并驿程录》中，记载第十次3艘勘合船上的国王附搭品：一号船载大刀12954把、铜12万斤；二号船载大刀5875把、铜9万斤；三号船载大刀5323把、铜88500斤。日本每次派遣勘合船都输出大量刀剑，由第一、二次的3000把到第十次已增至24152把。如果加上贡献方物、使臣自进物中的刀剑，数量已不下20万把。按照明朝的规定，刀剑一律不许私自交易，统由明朝政府收买。因此，明朝政府对此大量刀剑已无力给价。日本之所以输出刀剑，主要是利润最丰为利益驱动；一把刀在日本售价800文或1000文，而明朝给价为5000文，可见利润竟达四、五倍之多。在明代日本最主要的输出品即刀剑和硫磺，但至清代除土硫磺外，在1668、1715年，各种武具、武人画、各种刀剑类兵器却控制极紧，始终严禁这类物品出口^④。

二 明清琉球贡刀与故宫藏品特点

琉球，“国无典籍”，“当初，未琉球之名。数万年后，隋炀帝令羽骑尉朱宽，访求异俗，始至此国。地界万涛间，远而望之，蟠旋蜿蜒，若虬浮水中，故因以名琉虬也”^⑤。隋大业三年（607年），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隋书》中详细介绍琉球国人“有刀、稍、弓、箭、剑、铍之属。其处少铁，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辅助之。编纆为甲，或用熊豹皮”^⑥。此后，“北史、唐书、宋元诸史因之”，称之为“流求”、“瑠求”、“留求”或“流鬼”；至明洪武五年（1372年），始称“琉球”。虽琉球国士人曰“屋其若”，乃是土音，若“令之作书，则仍是琉球”^⑦。

据《明实录》等文献史料记载，洪武五年正月，明太祖遣行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告琉球国，中山王察度响应明太祖之招谕，遣其弟泰期等随载入朝，进贡方物。明太祖除了回赐《大统历》及金织文绮、纱罗、币帛而外，对使节、通事及其随行人员也皆有赏赐。尔后，明帝册封其为“琉球国中山王”，中山王率先与明朝建立了册封之朝贡关系。据《明史》记载：“十年（琉球）遣使贺正旦，贡马16匹、硫磺千斤。又明年复贡。”^⑧据《中山世鉴》记载其所贡琉球方物有：马、刀、金、银、酒海、金银粉匣、玛瑙、象牙、螺壳、海巴、榧子扇、泥金扇、生红铜、锡、生熟夏布、牛皮、降香、速香、檀香、木香、黄熟香、苏木、乌木、胡椒、硫磺、磨刀石等，而进贡方物最多的是刀、马具和硫磺等物。

清朝与琉球国交往，始于顺治朝，沿袭明制，仍册封琉球国王。顺治十一年（1654年）琉

琉球世子尚质派遣王舅马宗毅等人到北京呈表庆贺,进贡方物,送交“故明敕印”和请命册封。琉球国王遣使所进贡的方物有:金银罐、金银粉匣、金银酒海、泥金彩画围屏、泥金扇、泥银扇、画扇、蕉布、苎布、红花、胡椒、苏木、腰刀、火刀、大刀枪、盔甲、马、马鞍、丝棉、螺盘等。由于琉球国“抒诚进表,缴上旧诏敕印,朕甚嘉之,故特遣正使兵科副理官张学礼、副使行人司行人王垓齐捧诏印,往封为琉球国中山王,仍锡以文幣等物”^⑩。但因闽浙反清势力活动频繁,海道受阻,张学礼等人未能成行,直至康熙元年(1662年)十一月初,张学礼、王垓等人携带诏书、敕谕、印信和赏赐物品自京城起程,于次年六月二十五日抵琉球国那霸港,七月十七日行册封礼。至此,明清之际一度中断的中琉封贡关系重新建立起来。关于琉球国朝贡事宜,顺治朝礼部尚书胡世安等据《明会典》所载,琉球国进贡年份,按明永乐年以来的实行,“该臣等议得,进贡方物数目及二年一贡,俱应照会典例,移咨该国中山王,永为定例,钦遵施行。谨题请旨。”顺治皇帝特旨意:“是。依议行。”^⑪

清康熙、雍正两朝,清、琉间的封贡制度进一步健全。康熙五年,“质仍遣贡使补进前失贡物,帝谕曰:‘尚质恭顺可嘉,补进贡物,俱令其回’”;康熙帝见琉球国所进的玛瑙、乌木、降香、木香、象牙、锡、速香、丁香、檀香、黄熟香等物,原系交趾、暹罗、柬埔寨土产,应不是本国土产,免其入贡。康熙十九年,康熙帝谕:“琉球国进贡方物,止令贡硫磺、海螺壳、红铜,其余不必进贡。”^⑫当时琉球国所进贡的硫磺12600斤、海螺壳3千个、红铜3千斤。硫磺是用于军事战争制造枪弹火药必不可缺的原料,由福建督抚收贮;其它贡物,由贡使带到京城,交内务府收贮。康熙五十九年,琉球国王遣王舅向龙翼、紫金大夫程顺则入贡,并谢册封;进贡武具有金鹤全盔甲1副,护手护膝全;金把鞘腰刀2把、银把鞘腰刀2把、黑漆把鞘镀金铜结束腰刀20把、黑漆把鞘镀金铜结束袞刀10把;黑漆洒金马鞍1,警蹬全,以及白刚锡1千斤、红铜3千斤、硫磺12800斤等物^⑬。

至乾隆朝,中国和琉球之间关系,得到全面和深入的发展,是明清以来,中琉关系中最好的时期。乾隆帝在位60年间,与琉球国王尚敬、尚穆的关系十分密切。乾隆帝继位后,即诏告于琉球国王,并热情召见祝贺皇上登极来使,赐御书“永祚瀛壖”匾额^⑭,交使臣带回琉球。琉球向清朝进贡,每2年1次;乾隆60年间,例应进贡30次。乾隆帝根据“薄来厚往”的原则,对所有来华琉球使节均以礼相待,优厚赏赐大量珍贵的物品。同时,乾隆时代中琉之间贸易也十分密切,在琉球出口货物20多个品种中,即有腰刀、刀石(磨刀石)等物品。根据《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清代中琉关系档案续编》等文献史料记载,从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直至同治朝,琉球国向清皇宫每次进贡2至20把不等的金、银把鞘腰刀、黑漆把鞘镀金铜结束腰刀、袞刀,以及数千斤的刀石等。

2004年8月,笔者参与赴日本冲绳举办“故宫博物院藏琉球文物展”的随展工作,带去了6把刀剑,均是日本及琉球国在清代所进贡品。其中镶鱼皮把黑漆鞘腰刀两把,长99厘米,日本将此类腰刀称之为“黑漆打刀”,也是日本武士随身佩带腰刀之一。此刀柄木质,裹白鲨鱼皮,外缠黄束带,护手为铁镂空花卉唐草纹。刀身钢质,微曲。刀鞘木质,缠麻面髹黑漆。

这些刀具做工精细、考究,造型精美。特别珍贵的是选展的几把刀具,既富有当时琉球国的时代特征,又具有历史考证价值。我们之所以将这2把镶鱼皮把黑漆鞘腰刀鉴定为清乾隆时期的文物,一方面,是经故宫和日本冲绳两国文物专家、学者结合历史文献史料,将文物进行对比鉴定的结果。据记载,乾隆帝继位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应琉球国王世子尚穆之请遣翰林院侍讲全魁为正使、编修周煌为副使,赴琉球册封王世子尚穆为王。二十二年

琉球国王遣法司王舅马宣哲、紫金大夫郑秉哲进贡谢恩,也许这两把镶鱼皮把黑漆鞘腰刀就是他们带来进贡清朝的贡品;另一方面,重要的是清代宫廷早就有一套由专人严格管理和贮藏武具兵器的典章制度,才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其文物所应具备的鉴定条件和历史价值。如这两把镶鱼皮把黑漆鞘腰刀,在其刀身上就各附有一皮签、墨书满、蒙、藏、汉文:“乾隆二十二年琉球国恭进黑漆鞘刀一具”,说明此刀具至今已有近250余年的历史了。在故宫博物院所珍藏的清代宫廷文物中系结这种皮签、黄纸签(白纸签)的现象屡见不鲜。该皮签呈三角形,上窄下宽,长30至40厘米、宽20余厘米。它是用极好的鹿皮制成,呈白色,微软,平滑细腻,皮质上乘;黄纸签双折,20至30厘米长,2至3厘米宽不等。无论皮签、黄纸签等,均墨书楷体,字迹十分隽秀、工整。据考证,无论是进贡的刀剑,还是内务府造办处成作的刀剑,均由太监持进呈览皇帝,“奉旨:‘着做皮签子写字。钦此。’”^①其皮签字是由懋勤殿的翰林学士墨书。由于保管得好,这些皮签、纸签始终伴随实物迁移,对于鉴定时代特征是十分重要的,用于研究历史文物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这次展出的日本刀具,均是故宫博物院珍藏清宫遗存的文物精品。如定为文物一级品的1把镶铜把洒金漆鞘腰刀,长135厘米,刀身钢质,刀柄梨木质,内裹蓝缎,外缠黄束带,柄端及护手铜镀金银,篆刻王族徽记。日本刀上的铭徽及流派各成系统,这是因为当时的王室、贵胄和武士必以金银或铜作成各家徽之花形样,嵌入刀刃以为志别。此刀铭徽圆形,内有3个“蝌蚪”状形样,尾细头大随圆对等。刀鞘木质,面洒金漆,3圈铜镀金银箍,上篆刻记与柄同,鞘附背带1根。附1皮签墨书满汉文:“高宗纯皇帝御用洒金漆倭长剑一把,乾隆八年恭贮”字样。

笔者对于这把腰刀是否是琉球国的贡品存有疑惑,特请教日本琉球大学教授高良仓吉、那霸市市民文化部历史资料室室长田名真之和研究员宫里正子等专家学者,他们认为日本将这类腰刀称之为“梨地蒔绘系卷太刀”,是日本武士随身佩带腰刀之一。琉球不制做刀,日本虽然控制刀的出口,但是对琉球国则网开一面,不但允许琉球国购买日本刀,而且可以不是做为贸易品进贡中国清代皇朝,同时又可从中国进口大量的药材和生活必需品。琉球国将买来日本刀后又进行改制加工,如将王徽篆刻刀鞘饰件上或髹黑漆等。从刀饰件上的王徽标记看,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代“乾隆八年”的这把腰刀,无疑是琉球王国进贡的。

关于琉球国王徽的标记,我们在考察冲绳县立博物馆时,通过观看琉球的历史文物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在博物院的墙壁上悬挂一琉球国王遗存下来的双龙鼓,其鼓面即绘有琉球国的王徽标记。同样,在博物馆展出的琉球文物上,如古文字书、陶罐、漆器盒盘上,都标有琉球国王的徽记。现今在日本冲绳那霸市的商店里,有些商品也标有琉球国王徽,如名“琉球王朝”酒瓶上,就非常醒目地标印着琉球王国的徽记。因此通过考察,现在可以毋庸置疑地说,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乾隆帝御用的“洒金漆倭长剑”即镶铜把洒金漆鞘腰刀和镶鱼皮把黑漆鞘腰刀,无疑是琉球国王遣来使进贡清代乾隆皇帝的珍品。

注:①朱家潜选编《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炮枪作·雍正朝,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175页。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藏清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雍正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月二十八日怡亲王府内太监李成交来福建大头钢大小十七块、处州钢十七块。传王谕:着交郎中海望讨示下。遵此。于本日奉王谕:将此两样钢每样打造小刀头一件,试看。遵此。十一月二十三日,郎中海望奉怡亲王谕:造办处有我交的钢,尔着铁匠精细做小刀二把、大刀一把,试看。遵此。十二月十五日,做得腰刀头木样一把,呈览。奉王谕:不必照此样做,可照日本刀样做。遵此。”“雍正七年五月初二日,据领催千佛保来说,郎中海望传:着照六年十二月怡亲王交做日本刀样,用芜湖钢十二斤加大头钢办子刀头打造二根。怡亲王交:做配桦木蒙古式鞘……。”

(下转第71页)

- ⑤⑦见《申报》于1905年12月28日刊发的《商部咨各省督抚文(为晓谕赴墨华工及官卖鸦片事)》，中国驻墨西哥参赞梁询提议官膏专卖中，有包买洋药之说，商部的意见是基本同意，要求各省督抚讨论研究。
- ⑤⑧《山东巡抚袁树勋电奏禁种罂粟包买洋药专卖官膏折》，一史馆藏：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民政155。
- ⑤⑨同上。又见《袁中丞奏称禁烟政见》，《盛京时报》1908年10月11日；《禁烟问题汇志》，《申报》1908年10月6日。
- ⑥⑩同上。按：这种答复系官样文章，实际上，会议政务处多数大臣较为赞同袁树勋的看法，但度支部反对甚力，不得不如此；袁世凯和鹿传霖的介入，更使得事情复杂化，会议政务处各大臣本来已经将折件拟就，被袁和鹿两人大大加驳斥后，诸臣六神无主，不得不延缓上奏，后因度支部坚持原议，不可动摇，袁树勋的建议最终被否决。见《政务处议复禁烟折件之波折》，《申报》1908年11月1日。
- ⑥⑪《实行禁烟之新政策》，《盛京时报》1908年11月28日。
- ⑥⑫《官膏开办之先声》，《申报》1909年4月10日。
- ⑥⑬《山东巡抚孙宝琦奏山东禁烟成绩暨办理土药营业凭照情形折》，《清朝续文献通考》(一)，卷52，征榷24，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072页。
- ⑥⑭《江南变通禁烟章程》，《东方杂志》，第5卷，第11期，1908年12月18日出版。
- ⑥⑮《各直省禁烟办法大纲》，一史馆藏：禁烟总局档案。
- ⑥⑯外人干预专卖事宜，山东一省相对较少，但也有例外。1907年底，烟台设立售烟公所被法国公使所干预，据英人叙述，“凡入口之洋药、土药均归公所办理，而公所且设有堆栈，为之存货，若欲提出销售，必得公所允许而后。久之，以此等办法之有违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中法条约第十四款，法使出而结[语]问，公所章程于是重加修改，申明洋药不在此例，是年三月公所亦闭”，《外交报汇编》，第29册，台湾广文书局1964年影印版，第95页。

(作者刘增合 暨南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邮编510632)

(责任编辑 王 激)

(上接第53页)

- ②《清世宗实录》卷33，雍正三年六月己卯。
- ③⑤周纬著《亚洲古兵器图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6—37页。
- ④(日)中村新太郎著《日中两千年——人物往来与文化交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1页。
- ⑥崔海源、方文素著《世界军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 ⑦⑬⑭(日)木宫孝彦著《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79、575、682页。
- ⑧(宋)欧阳修著《欧阳文忠公全集》卷15，光绪二十八年刊本。
- ⑨(明)宋应星著、钟广言注释《天工开物》锤锻，第10卷，斤斧，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69页。
- ⑩(明)张燮著《东西洋考》卷6，外纪考·日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6页。
- ⑪⑫戚继光著《练兵实纪》卷4，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6、304页。
- ⑬(日)伊波普猷等编《琉球史料丛书》第五《中山世鉴》首卷。
- ⑭《隋书》卷81，琉球国。
- ⑮(清)周煌辑《琉球国志略》卷4，中华书局1985年版。
- ⑯《明史》卷323，外国·琉球。
- ⑰⑱(清)周煌辑《琉球国志略》首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
- ⑲一史馆藏：顺治十一年三月内阁满汉合璧礼科题本。
- ⑳《清史稿》卷526，琉球。
- ㉑(清)周煌辑《琉球国志略》卷3，中华书局1985年版。
- ㉒一史馆藏：清乾隆朝《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员外郎金辉、白世秀将鞣绿子儿皮鞘铁镫金什件腰刀一把，换得提绦带子，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着做皮签子写字。欽此’。于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将腰刀一把，配得皮签子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

(作者毛宪民 北京故宫博物院宫廷部副研究馆员 邮编100009)

(责任编辑 王 激)